

观天下·新世纪散文精品文存

# 何不就叫 杨绛姐姐?



李 舫 / 主编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

观天下·新世纪散文精品文存

# 何不就叫 杨绛 姐姐?

李舫 / 主编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何不就叫杨绛姐姐？ / 李舫主编. —北京 : 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19.1  
(观天下·新世纪散文精品文存)

ISBN 978-7-5115-5640-0

I . ①何… II . ①李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 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97477号

---

书 名：何不就叫杨绛姐姐？

主 编：李 舫

---

出版人：董 伟

责任编辑：宋 娜

作家画像：郭红松

装帧设计：秦志超

---

出版发行：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金台西路2号

邮政编码：100733

发行热线：(010)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

邮购热线：(010) 65369530 65363527

编辑热线：(010) 65369521

网 址：[www.peopledailypress.com](http://www.peopledailypress.com)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---

开 本：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：186千字

印 张：8.75

版 次：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---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15-5640-0

定 价：42.00元

# 以文为鉴，可观天下

## (代序)

李 舶

盖文章者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

中国是文章大国，有文字记载并从完整作品开始计算的文学史，已达 3000 年之久。作为与诗词并列为文学正宗的重要文体，中国散文更是源远流长，浩浩汤汤，在殷商时代已初具特质，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门类。自由，开放，包容，博大，这是中国散文的独特气质，更是从正值盛年的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文化情怀和文化自信，元气蓬勃，淋漓酣畅。

特别是新世纪以来，中国散文呈现着喷薄的生产态势、磅礴的创作力量、多元的文化禀赋、厚重的文学积淀，是中国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中流砥柱。新世纪，不仅是一段时间的度量，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座丰碑。由此我们想到，编纂一套新世纪以来的优秀散文选集，以“观”与“天下”之间的动静、起承、转合，命其名为《观天下·新世纪散文精品文存》，旨在借助这一方平台，延揽天下有识之士，佳构美文，赓续传统，接续文脉，传承星火。

观天下，其实亦是一种天下观。

江山盛文藻，风流亦吾师。这些，在历史上屡见不鲜。昔

者，老子观道，孔子观水，张衡观天地，陆羽观茶茗，鬼谷子观兵势进退，司马迁观史海沉浮，徐霞客观山川纵横，曹雪芹观人情厚薄……但有如兰之心，如炬之眼，世间万物，莫不可观，每观一物，莫不有所得。因于此，中华文化时有天光迸射，奇绝突进——在漫长历史的某个节点，在广袤大地的某个角落，忽然就会有某个人，源于一生默默积累，也源于一时灵感驾临，观天下事，察世间理，洞幽烛微，豁然开悟，由此写下了流传后世的灿烂篇章。

于世道有补益，于人心有润泽，于时代有启悟——这是“观天下”的宗旨，也是“天下观”的初心。

《观天下·新世纪散文精品文存》共收录文章 85 篇，分为 4 卷，分别为《何不就叫杨绛姐姐》《鹤梦不离云》《辛亥年的枪声》《在土地上睡着和醒来》，每一卷文章均按照作者姓氏拼音排序。这些文章，每一篇都可圈可点，无论是观人文、观世事、观历史、观山水，或者观其他，均厚积薄发，皆有所创见。

在这套文存中亮相的作家，有已过杖国之年的文坛宿将，如王蒙、贺捷生、蒋子龙、梁衡、王充闾、郑欣淼、陈建功、王巨才、冯骥才、高洪波、丹增、毛时安、叶廷芳、杜书瀛；有正值人生盛年的中流砥柱，如铁凝、陈晋、莫言、贾平凹、吉狄马加、单霁翔、张抗抗、李敬泽、阎晶明、阿莹、阿来、麦家、陈世旭、叶兆言、宗仁发、南帆、龙一、韩毓海、梁平、彭程、徐坤、刘亮程、陆春祥、鲍尔吉·原野、古耜、孙甘露、邱华栋、黄宾堂、陈启文、何向阳、武歆、朱伟；有清典可味的青年才俊，如贾梦玮、蒋蓝、宁肯、熊育群、周晓枫、李修文、祝勇、饶翔、李菁、郭文斌、成都凹凸、齐欣、穆涛、徐可、

叶舟、萧歌，等等。他们风格迥异，各有妙趣，却纵横浩荡地连接起中国新世纪以来色彩缤纷的散文长廊。

贺捷生是开国元勋贺龙元帅的女儿，是中国文学界深受敬重的老大姐。每每读到贺捷生的文章，我们都更加怀念在民族危难之际高举义旗、为新中国诞生而浴血奋战的先辈们。往昔岁月沧桑，犹忆血火峥嵘。在贺捷生的文章中，那些柔韧而刚强的叙事，那些凝聚生死、牵连命运的革命历史细节，令人震颤，更令人振奋。长歌可以当哭，远望可以当归。贺捷生的文章如夜半啼血、呼唤东风的子规，有着挥之不去的悲壮。与此同时，她也在用淋漓热血般的文字警示后人——我们走向未来，绝不能忘记昨天，不能忘记我们的初心。

从对现代文明充满憧憬的少女香雪，到具有象征意味的红衬衫；从撕开了生活丑陋和血污的玫瑰门，到尹小跳饱受尝艰辛的情感历程；从被汪曾祺称赞“俊得少有”的孕妇和牛，到浓缩了旧中国数十年历史的冀中平原小村庄……铁凝的每一次亮相，都带来当代中国文坛的一次惊喜。作为中国文学的女掌门，铁凝细腻地关注生活中普通的人与事，关注生命本质和苦难的思考。清爽而机敏，明朗而干练，熨帖而泼辣，沉着而睿智，这是铁凝的风格，她的每一个字、每一篇文章、每一本著作，都期冀用文学的薪火温暖世界，致敬理想，遥望未来。

古人说，君子坦荡荡。我以为说的就是蒋子龙。他澄净、真挚、率性，冷酷的外表下埋藏的是一颗火热的心，犀利的笔锋中挺立的是一个大丈夫的伟岸。他的每一次出现，似乎都意味着正义和真理的一次隆重宣誓，恰如当年，他的每一部新作的诞生，都会以雷霆之势引发一场轩然大波——不管我们曾经

遭遇哪些坎坷、波折、苦难，正义和真理从未曾缺席。

40 年前，他携改革文学横空出世，真实、立体、多元地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方位和社会路向，他笔墨沉着，舍我其谁，赞美中蕴含忧患意识，讴歌里不失批判精神。40 年后，我们发现，他不仅是改革的记录者、见证者，更是改革的参与者、实践者、推动者。

陈晋是文献研究专家、党史研究专家，他的研究重点在毛泽东文献和思想。近年来他青灯黄卷，稽古钩沉，相继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毛泽东研究的著作，每一部都引发了学界的极大反响。在《文章千古事》中，陈晋以扎实的研究功力，通过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自己著述的评价，科学地、客观地陈述了毛泽东思想从萌芽到成熟的脉络，写出了毛泽东的理论能力、认识水平、政治智慧、担当意识、创造精神、个人魅力，表达了他对于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的理性的态度

1925 年 10 月 10 日，紫禁城第一次向公众敞开大门，北京城万人空巷。把皇权定格为记忆，迎普通百姓进门，故宫博物院的诞生是历史的慷慨馈赠。此后的 93 年，是故宫的公共生涯，每一任故宫博物院院长，都会被浓墨重彩地书写在中国历史上。在这套书中亮相的郑欣森、单霁翔是历任故宫掌门中不可被忽视的两位。

郑欣森国学根底深厚，深谙旧体诗词格律。他对故宫保护功莫大焉——首开“故宫学”，主持故宫大修，纪念故宫南迁 80 周年，提出故宫是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，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，必须将故宫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整体进行完整保护，唯有如此才有利于其在现代社会中凸显见证历史和展示历史的价值，

这也是我们的前辈——民主革命时期先行者的遗愿。郑欣淼与故宫是心心相印的。在《短简小诗忆旧游》中所记叙的北京故宫同台北故宫隔绝半个世纪之后的文化交往，以及他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的诗书唱和，拳拳之情溢于言表。

文章须得江山助，这句话放在单霁翔身上是不错的。早年在日本学习时，单霁翔便开始从事关于历史性城市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研究，此后主持故宫筒子河、圆明园遗址、明北京城墙遗址的保护整治，北京旧城、北京皇城、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保护和规划。辽阔而悠远的中华文明在支撑着单霁翔，他的文章有着非凡的底气和视野，纵横捭阖，浑然天成。近年来，单霁翔执掌国家文物局，入主故宫博物院，着手乡土建筑、文化景观、文化线路、工业遗产的研究和实践，这是中华文明的诞生之地，是中国历史的幽静渊薮，是中华民族以迈往之气、行正大之言的豪气底气所在，这让他的文章充满了非同寻常的凝重、深邃。

丹增的文字具有自然般的神力，复苏了一个古老大陆的命运和梦想。丹增，翻译成汉语的意思，就是继承佛法、弘扬佛法、扶持佛法。丹增出生在怒江上游的森林中，明净的怒江及其同样美好的森林一直珍藏在他心里。从青藏高原到彩云之南，丹增不断地以明察而热切的力量，加持自我，照亮周遭，为日渐消弭的世界筑起了一道永恒的记忆堤坝。不论是藏文还是汉语，黑黢黢、密麻麻的文字背后，我们仿佛看到那些不甘心的光芒挤压出来，它们飘浮着，陌生，别致，灵动，晦涩难懂，曲折复杂，像雾像雨又像不羁的风，像预言像隐喻又像莫名的谶语。他笔端的生死，不是两极，而是一体；他胸中的万物，各有其灵，

尽善尽美。在湿润温暖的土地里，生死万物都平等地沐浴阳光，开枝散叶，春种秋藏，它们是神祇的宣示、真理的昭告，大音希声，却震慑寰宇。丹增的散文，具有的是史诗般的气势，它们如同漫漫长夜中的启明星，用即将到来的晨曦征兆光明。他用天真隽永、朴素热烈的书写，深情抒发他对自我的呼唤、对生命的勘悟、对永恒的追寻，深情讴歌他对人类命运黄金时代的怀恋和追忆。

从苍茫寂寥的大凉山走到历史纵横的古都北京，又从历史纵横的古都北京走到灵魂直接天际的青藏高原，吉狄马加始终坚持自己是一个彝族文化的守望者。他的眼睛里盈溢着圣洁的太阳，他的血管里回荡着马蹄的声音，他的灵魂在字词诗行间舞蹈，他的心在高山和原野间歌唱。数十年来，吉狄马加痴痴地用他的寂寞的吟唱、他的粗犷的文字，编织着一个属于自己，更属于同样痛苦、倔强、高贵的伟大民族的颂歌与梦想。他的散文与他的诗歌一样，视域宏阔，洞察敏锐，警譬精妙，蕴含着超凡脱俗的慈爱与悲悯，从而具有了超越种族局限的人类情感，具有了穿越时空睽隔的深邃伦理，具有了史诗的气质和力量。真正优秀的作家，他的创作是寂寞而伟大的，吉狄马加尤其如此。

李敬泽首先是优秀的评论家，他以笔为犁，掘采爬梳，为中国当代文学培养了庞大的队伍、奠定了雄厚的基础。贾平凹曾经列举坊间流传去北京不可或缺的三大盛事——登长城、吃烤鸭、见李敬泽，并不是笑言。李敬泽还是一个出色的作家，他的散文、随笔、杂记、小品文无不妙趣横生。从理论到体系，从解构到建构，从纪实到虚构，从理解到意义……这些在

批评家的文章中反复出现变得硬邦邦的概念，在李敬泽的文章中却显得异常深沉、宽厚、柔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用他的散文，构筑了一个神奇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春秋时代宽阔敞亮，荷马歌吟血气方刚，万历皇帝清敏讷言，时光之晷凝重忧伤，他的历史叙事让人拍案惊奇，让人魂飞魄散。

中国有个成语“绵里藏针”，李敬泽的文章则从来都是“绵里藏刀”。古代的兵书里有三十六计，李敬泽的文章之道却常常在三十六计之外，连环相扣、环环相生数不清的三十六计，在他倒转的笔锋里。时间如流水，更如刻刀，他的满腹的才华变成了行云流水的任性，满腔的热忱变成了睿智老辣的和颜悦色，满纸的锋芒变成了四两拨千斤的恬淡从容。这是多年阅读与思考练出的慧眼，是生命与智慧成就的通达。

从《尘埃落定》开始，“阿来”这两个字便注定有了特殊的含义。带着敦厚的憨笑，拖着沉重的脚步，阿来从他身后敦厚沉重的高原走来，如同晨曦浮动在大地之上。他的声音，有些沙哑，但是坚定；他的神情，有些落寞，但是沉着；他的笔锋，有些滞涩，但是凝重。阿来出生于马尔康大渡河上游的嘉绒藏族，而他生命的道道履痕都始终围绕嘉绒。

在这里，他见证了世世代代半牧半农耕的藏民族的寥廓幽静，见证了土司部落从富裕、繁华、精致到贫穷、衰落、土崩瓦解的整个过程，见证了具有魔幻色彩的高原缓缓降临的浩大宿命；也是在这里，他见证了那些暗香浮动、自然流淌的生机勃勃，见证了随着寒风而枯萎的花朵、随着年轮而老去的巨柏、随着时间而荒凉的古老文明。阿来的目光，掠过高原，掠过天空，掠过河流，掠过冰封的大地，掠过凋谢的荣耀，然后——抵达

不朽。这就是阿来，他用温暖包裹起彻骨的寒凉，用锋芒挑落被华丽尘封的沧桑，他是这个时代寂寞而执着的书记官。当然，我们不曾忘记马尔克斯的那句谶语，生命中所有的灿烂，终究都要用寂寞来偿还。

从小便顶着祖父叶圣陶、父亲叶至诚光环的“听话的老实孩子”叶兆言，从来没想到过要做一名作家。祖父和父亲作为知识分子的戏剧化命运，让他对文字爱恨交加。然而，缪斯却因此更加偏爱他。他出生时，父亲听从拆字先生的点拨，将自己姓名中的“诚”字拆出“言”，将母亲姓氏中的“姚”拆出“兆”，组合为他的名字，这便有了“叶兆言”。

20世纪80年代末期，凭着一鸣惊人的中篇小说《枣树的故事》和“夜泊秦淮”系列，叶兆言以一个“世故而矜持”的叙事者形象登上中国文坛，以后一发而不可收。不管是饱蘸笔墨，追忆秦淮遗事，还是淋漓抒怀，编织市井传奇，叶兆言的内心都有股“摄身凌青霄，松风拂我足”的傲岸。然而，喜欢叶兆言的人却懂得，无论写什么说什么做什么——谈历史，谈生命，谈神佛，谈祖先，谈未来，谈灵魂——他傲岸的内心却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匍匐，对普通人平凡生活的尊严总有着忍不住的关怀。

黑格尔曾经说过一句妙趣横生的话：“只有在天黑以后，密涅瓦的猫头鹰才会起飞。”其实，不妨用这句话来讲述宗仁发的故事。20世纪80年代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下，宗仁发主持被誉为“中国的《纽约客》”的《作家》杂志。35年来，虽然偏居东北一隅，但是，这个杂志却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块热土，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“第一现场”，刊发了一大批不胜枚举的有

影响的作品。作为主编的宗仁发，还有着很多身份：诗人、作家、评论家。他用诚恳真挚的作品，将内心世界的瑰丽想象与现实生活朴素存在融会贯通，在高速行进的现代化、全球化的喧嚣中，用文学给整个世界保留足够的温暖和静谧。

何向阳出身于书香世家，自幼浸润于诗书礼法文章之道。正如韩愈所言，“目濡耳染，不学以能。”何向阳永远是恬淡纯净的，如同寒冬里的暖阳，优雅柔和，方雅清劲，起居行坐，虽水一般柔弱，却无时无刻不见其士君子之风。若以酒来比喻何向阳，她该是日本的清酒，没有肆虐的香醇，却令人头晕目眩；若以饮茶来品味何向阳，她该是安吉的白茶，没有泼墨般的颜色，却有着回甘不已的芳甜；若以季节来形容何向阳，她该是早春的那一抹惊诧和喜悦，抑或是晚秋的那一抹流连忘返，短暂，如梦，如烟，如闪电。何向阳是曹雪芹笔下不染一丝尘埃的雪原，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。何向阳不是一无所有的干净，那是一种“挫其锐，解其纷，和其光，同其沉”的清澈和从容，是一种“知其雄，守其雌”“知其白，守其黑”“知其荣，守其辱”的丰盈与饱满。

作为玩家、小说家、历史学家的龙一，其实是散文高手。他的每一部小说和每一部小说中的人物都呈现着特别的精致——精致的设计、精致的描摹、精致的工艺、精致的结构。他像一个耐心的银匠，专心致志地“潜伏”在自己的写作中，在方寸之地里挥舞笔墨，搅动山河。与他惊心动魄的小说不同，他的散文精致、闲散、舒缓、优雅，是他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。他安静于自己安静的生活，我思故我在，我在故我思。所以，他的每一篇小说都像一颗炸弹，在依然不再有惊奇的世界炸出

频频的惊奇；他的每一篇散文都像一株他精心侍弄的花草，安详，茁壮，清香拂面，唇齿留芳。

周晓枫的文字精灵古怪，无所不及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嬉笑怒骂，然而皆成就她的文章。如同一个老得连自己年龄都记不住的巫师，她数十、数百，不！数千年、数万年如一日，不厌其烦地熬着她的私密魔法神汤。她将一个又一个简简单单的方块字投进去，将一篇又一篇诡谲莫测的文章捞出来，让周遭的朋友一次又一次瞠目结舌。时光倥偬，她像大树一样隐藏着自己的年轮，魔法在年轮之间沉淀、积蓄、储藏，爆发为磅礴的力量。巫师的心里，有着比她的年龄更庞杂和繁密的丰富。巫师的汤里，是纤毫毕现、色泽斑斓的细腻，还是秉烛探幽、独辟蹊径的勤勉？是心机缜密、水泼不进的沉潜，还是生龙活虎、底气充盈的洞察？那些神奇的配料，只有周晓枫自己知道。

如果说文章是有感觉的，那么李修文的文章对应的感觉一定是“疼痛”。不论在小说还是散文中，他都以鲜活的灵感、难得的赤子之心追逐并享受着这种疼痛——爱的疼痛，恨的疼痛；执的疼痛，舍的疼痛；喜悦的疼痛，哀伤的疼痛；欢聚的疼痛，离散的疼痛；生的疼痛，死的疼痛；山风呼啸的疼痛，水波不兴的疼痛；枝繁叶茂的疼痛，粉身碎骨的疼痛。

李修文的语言是疼痛中的精灵，既跳荡又幽静、既沉郁又生动、既疏朗又密致，深邃从容，超然物外。语言的力量，看似平静，却如冰山下的潜流，它推动着那种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疼痛，顺着树干、顺着枝叶向天空伸出手臂，大声呼号，这是李修文扎根在生命深处的超感，超拔远览，渊然深识，无远弗届。

想到古人诗书里“玉树临风”几个古里古气的字，便想到

饶翔。这四个字，不仅是一种仪容和风貌，更是一种生的姿态、活的姿态——吟咏四时，吐纳天地，神与物游，澡雪精神，形在江海之上，心存魏阙之下。饶翔喜爱侍弄花草，喜爱烹饪美食，喜爱聚友浅酌，喜爱淡泊功名，喜欢于现代化的社会里全然业已消逝的一切，他将“异化”这个颇令现代人尴尬的词断然隔绝在生命之外，像武林侠客仗剑江湖，每每手起剑落，干净，利索，不留后患，不滞牵绊。饶翔是一个好作家，更是一个好编辑，他像侍弄他心爱的花草一样侍弄文章，像烹饪美食一样烹饪美文，我敢说，中国当代文学行将存世的大半文章，将出自他的园地。“玉树临风”，说到底，这里面是透露了一个人生活的秘密。活在俗世，难避红尘万丈，他到底能走多远，到底能飞多高？我以为，在饶翔这里，我们能够找到样本，可以没有终点，可以没有止境。

作为名杂志主笔的李菁，文章看似不动声色，却有着一股充满野心的狠辣。这个世界似乎没有她的脚步抵达不了的地方，也没有她的心灵解读不了的苦难。她的作品，几乎都是一个人的行走，却都是与整个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大题材。这篇《切尔诺贝利，苦难之后》记录的是切尔诺贝利核爆炸 30 周年之后她的一次回访。1986 年 4 月，一声巨响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火光中爆炸并发生核泄漏，其辐射量相当于 400 颗美国投在日本的原子弹，这片无人区至今仍令人闻声色变，访问者寥寥。然而，李菁狠狠地将自己扔在这里，她用她泼辣野蛮的行走，写出了这片土地经历的磨难，写出了文明世界的道德和尊严。这是她对人类苦难的哀悼，是对人类面对苦难的勇气的敬礼。

必须说明的是，书稿付梓之时，我发现，因阅读有限，目

力所及，这套文存所选文章难免挂一漏万，有所局限。我会在下一部书中吸取经验，尽力完善。更加遗憾的是，在我着手整理这套文存的时候，高莽、陈忠实、雷达、张胜友四位先生还在为这套书出谋划策，遗憾的是，待到这套文集问世，他们先后驾鹤西去，这真令人唏嘘不已，不禁有今夕何夕之问。让他们的用心永存，精神不朽，我以为，恰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。

“观天下”是一套书，是一种人生观、世界观，更是一种实践论、方法论。这些作者、这些文章，代表着中国新世纪散文的一组群像，更折射着中国新世纪政治经济、社会生活、文化历史的方方面面。在每一篇文章之中，我们不难体悟作者的苦心与雄心；在每一篇文章之外，我们更需要思考宇宙的奥妙和人生的真谛。

时光如流水，一去不复返。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当风吹皱了我们的容颜，吹皱了我们的心事，也许能让我们在喧嚣中专注倾听的，是这些永远无法被时光抹去的奥妙和真谛吧？观天下方能平天下，平天下方能安天下；所谓观天下之道，实乃安天下之道。

以文为鉴，可观天下；以文为剑，可安天下。

艾 平

我的两个额吉

/ 006

陈建功

默默且当歌

/ 024

陈世旭

归 真

/ 036

邓 楠

我们心中的父亲

/ 046

杜书瀛

风采常在怪异间

/ 056

高 莽

陨 石

/ 064

何建明

毛泽东的文化梦想

/ 074

韩小蕙

绝 唱

/ 084

贾梦玮

此 岸

/ 104

蒋 蓝

熄灭的马蹄

/ 116

梁衡

又见海棠花开

/ 130

李菁

切尔诺贝利，苦难之后

/ 142

李修文

长安陌上无穷树

/ 160

毛时安

非人磨墨墨磨人

/ 170

宁新路

踏空

/ 182

宁肯

少年穿过70年代的城

/ 190

铁凝

“何不就叫杨绛姐姐？”

/ 200

张抗抗

高山流水听诗琴

/ 216

张曼菱

弦诵幸未绝

/ 224

周晓枫

初洗如婴

/ 242